



釋常談上

百川學海

釋常談序

世有輕表公子長缺少年策玉繼於春朝風流可愛
酌金壺於月夜逸樂無借泊乎陪佳客之談諧與儒
士之言論理涉隱論不究津涯幾至面墻真可痛惜
遂乃採古經之秘義撮前史之奧詞僅以成編隨目
詮解摠得二百事名曰釋常談庶有飾於蕪詞固不
愧於博學其或繼玉塵尾者無倦習諸云爾

釋常談目錄

卷之上

投筆

甲第

醇醪

穰侯

右軍

小冠子夏

喋喋

泰山

渭陽

宅相

玉潤

東狀

有尺布斗粟之事

參商

元昆

義方之訓

締綌

挾纊

倒載

張蓋

傾蓋

愛忘其醜

水竇

素頰

銅臭

躍馬肉食

加籩

狐假虎威

周郎

蚌鷸相持

排闥

鼓盆

負荊

巨卿之信

鄧艾之疾

文過飾非

大宛

葡萄粟

卷之中

彈鋏

傭書

蒲鞭之恥

開東閣

東道

楊朱之泣

七步之才

八斗之才

膠柱鼓瑟

鬱壘

弊帷之歎

雪東門之恥

折券

分謫

棄繻之志

伐柯

王濟之僻

潤屋

修容

鬢髮皓齒

鮮粧怕服

么麼

持兩

色莊

屣步

匕筯

握髮吐餐

掛冠

陶朱公

商君

智囊

寘堇

膏盲

過惡揚善

孤矢

姜維之膽

強項

便便之腹

手談

步履踟躕

檟楚

塞上翁失馬

卷之下

投轄

壘耻

無投杼之疑

登徒子

不速之客

憔悴

陸雲之癖

無鹽

擢髮之罪

伐善

盤庚

杖頭

上巳日

落帽之辰

喪明之感

倨傲

微瑕

甕甕

以已方人

絕纓

哀孫王

掃門

俯拾地芥

歸遺細君

達於未萌

何日脂轄

有鴻鵠之志

桂劍之義

忠信獲罪

燕爾

子飛

自掇其咎

趙達

失飪

風流醞藉

六出

二毛

馳騫

風馬牛

黠獮

圓規方矩

聾聵

敗於垂成 靡惡不為 自媒
厚誣

釋常談目錄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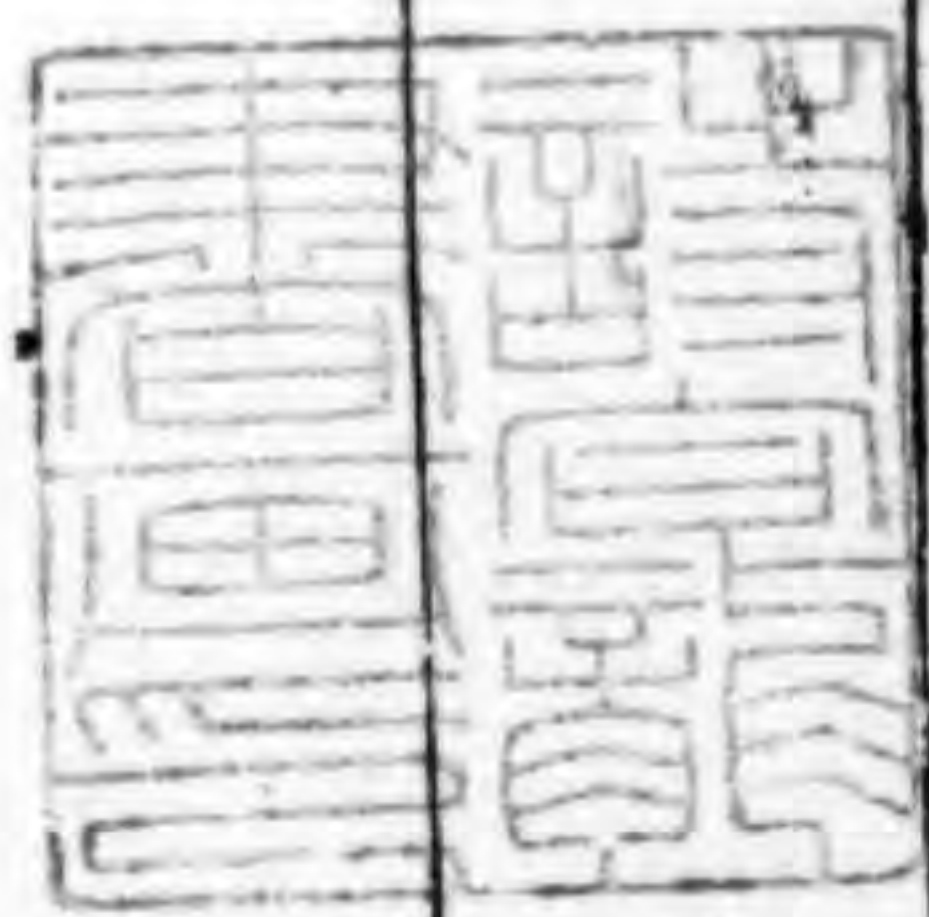
釋常談卷之上

投筆

從文入武謂之投筆漢班超字仲叔家貧傭書以自給乃擲筆於地曰大丈夫當效張騫傳介子立功於異域以取封侯萬里之外安能久事筆硯乎時大將軍耿康用超為行軍司馬討西域有功封為定遠侯

甲第

好宅謂之甲第甲者首也漢書平恩侯許伯入新宅孟寬饒訪之入門仰視而歎曰富貴無常如此甲第



所閱甚多忍即易主

醇醪

好酒謂之醇醪吳書程據常以氣凌周瑜瑜未嘗有
愠色承奉愈謹程據自慚遂投分於瑜曰與公瑾瑾公
周瑜為友如飲醇醪不覺自醉

穰侯

見事遲謂之穰侯史記范雎自魏隨秦使王稽入秦
在路逢秦相穰侯雎不欲見之乃匿於王稽車中穰
侯問王稽曰莫載魏人來否無益於事虛亂人國耳

稽曰無人遂去范雎謂王稽曰適來偷見穰侯耳此
人見事遲向來所問疑車中有人忘却搜索雎乃下
車藏於草中穰侯行十里果迴使人搜車中不獲而
去雎至秦果代穰侯為秦相

右軍今婚娶帖用
義愛即此文

鵝謂之右軍晉書王羲之為右將軍善書時山陰道
士獻鵝求寫經得鵝欣然為寫入會稽孤姥有一鵝
善鳴右軍求之未得遂命駕與親知同詣觀之姥不
察其意遂烹鵝以待右軍知歎喟彌日

小冠子夏

患目者謂之小冠子夏漢書杜欽杜鄴俱有大名於
兩人皆字子夏欽眇一目被人呼之盲子夏欽惡以
盲字為貌自作一小冠戴之時皆呼為小冠子夏

喋喋

多語話謂之喋喋漢文帝幸上林苑虎圈問上林尉
虎圈中事尉一詞不昔有嗇夫代奏對言語無窮應
答不滯帝乃命與嗇夫官張釋之諫曰不夫嗇夫利
口捷給陛下若與之官即使天下之人唯事口舌喋
喋而已帝遂納諫故周易云吉人之詞寡躁人之詞
多

泰山

丈人謂之泰山玄宗開元十三年封禪于太山張說
為封禪使說女婿鄭鎰本是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
三公已下皆轉遷一階一級惟鄭鎰是封禪使女婿
驟遷至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騰
跳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優人黃幡綽奏曰此乃泰
山之力也因此以丈人為泰山

渭陽

舅謂之渭陽左傳云魯康公之母即晉獻公之女也
康公送晉獻公之女文公至渭陽曰我見舅氏如母
存焉凡山以南面為陽是康公送舅至渭水之北因
曰渭陽也

宅相

外甥謂之宅相魏舒字陽元少孤為外家寧氏所養
寧氏起宅相者曰此宅合出貴甥魏舒問之曰吾為
外家成此宅相也舒後位至晉鄉果如宅相者之言

因呼外甥之宅相

玉潤

女婿為之玉潤晉樂廣字彥輔眾皆呼為水清女婿
衛玠字叔寶號為玉人故時為之語曰婦翁水清
女婿玉潤

東牀

女婿謂之東牀晉大尉郝鑿遣門生求女婿於王導
家導命妻使偏觀之王氏子弟咸自矜持唯一人於
東牀坦腹而卧旁若無人郝大尉聞之曰東牀坦腹

者佳婿也訪問乃是義之遂以女妻焉

有尺布斗粟之事

兄弟不睦謂之有尺布斗粟之事漢文帝時淮南王長卿文帝弟也謀不軌文帝不悉戮謫於蜀在道不食而死時人謠言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之追悔不及

參商

兄弟不和夫婦不睦皆謂之參商也左傳曰昔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次曰實沈居於曠林皆不相善

曰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立主辰

星商辰人以辰星為商星也遷實沈于大夏主晉星唐人以晉星故

謂之參商商立地大夏今在宋晉陽縣是也

張蓋

戴席帽謂之張蓋春秋後語曰商君問趙良曰吾相秦何如五殺大夫良曰五殺大夫相秦也勞不生粟暑不張蓋及其薨也童子不謬謠春者不相斡君不如也

傾蓋

卸帽謂之傾蓋家語曰孔子之郊過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甚悅顧謂子路曰取束白以贈先生傾蓋者駐車者也

愛忘其醜

人有相善不顧其過謂之愛忘其醜呂氏春秋曰陳有醜女名敷給左眉權顙廣眼垂肩唇薄鼻昂皮膚皴黑陳侯悅之外使治國內使制身後楚兵所圍發言拙僻楚遂大怒從兵伐陳三月而城人有言曰敷洽貌陋足以駭人語拙足以喪國陳侯可謂愛忘其

醜

水竇

溝渠謂之水竇左傳曰韋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又曰禮義著人情之竇大可通流也

素頰

項後白髮謂之素頰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頰

銅臭

將錢買官謂之銅臭後漢崔烈有重名靈帝時入錢五百萬拜司徒烈名譽遂減乃問其子鈞曰外人議

我以為如何鈞對曰人盡嫌大人銅臭烈怒卒杖擊之鈞服武弁而走烈曰撾不受而走豈為孝乎鈞曰舜事瞽瞍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烈慙而止今以富者亦曰銅臭也

躍馬肉食

乘肥馬食珍味謂之躍馬肉食史記秦國蔡澤問善相者唐奉曰問君相李允百日內持國柄有諸乎奉曰有之請相予如何唐舉視之曰君揭鼻辰唇魁頰臆頰吾聞聖人不相待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君更得四十二年矣蔡澤笑曰吾躍馬肉食更得四十二年亦足矣後果代應侯為秦相

元昆

長兄謂之元昆周易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元則長也故論語曰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注云昆則弟也非長兄不得呼元昆也

義方之訓

教子弟謂之義方之訓左傳曰石碏云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也

締紘

葛衫謂之締紘論語曰當暑紵締紘必表而出之注
曰單著葛衫而出非礼也必表者須著上蓋也

挾纊

著綿衣謂之挾纊史記楚與齊戰楚既眾時值切寒
楚王撫慰將士甘言勉之三軍皆知挾纊不覺寒也

倒載

沉醉謂之倒載晉山簡字季倫為荊州牧每出酣暢
而歸人歌曰山翁住何處未往高陽池日夕倒載歸
酩酊無所知

加籩

增添飯味謂之加籩左傳曰鄭伯享楚子加籩豆六
品矣

狐假虎威

託威權者謂之狐假虎威春秋後語曰楚莊王問江
乙曰寡人自以昭奚卹為相諸國不敢犯境豈非賢
相之力乎江乙對曰王曾聞狐假虎威乎王曰何為
也對曰有虎捕得一狐欲噉之狐曰爾勿食我天帝
使我為百獸之長爾若食我是違天帝之命必不祥

矣爾不信當隨我行百獸見之無不奔怕虎不知百
獸畏已將謂畏狐遂不敢食今大王有甲馬五千強兵
十萬諸國畏大王之威不敢犯境非畏昭吳邨也王
曰寡人知矣

周郎

士流會通謂音樂謂之周郎吳志周瑜字公瑾妙於音律
每有筵宴所奏音樂小有誤失瑜必舉目瞪視時人
曲曰有周誤郎顧初孫權兄名策與周瑜同征夏侯
獲喬公二女策與瑜各納一人策謂瑜曰喬氏雖至

流離得吾二人採納可謂佳婿矣吳國因此呼瑜為
周郎也

蚌鷸相持

兩人相摠拾謂之蚌鷸相持史記趙款伐燕蘇秦為
燕說趙王曰臣今來特水中見一蚌出曝其腹有鷸
鳥啄其肉而蚌合其嘴蚌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
見死蚌鷸相持際之有漁父見併而擒之今燕趙相
持為獎甚衆臣恐強秦有漁父之功願大王孰計之
趙王乃止

排闥

推門入謂之排闥漢書曰樊噲沛人也以屠酤為業後從高祖征伐有功高祖既定天下嘗臥疾於禁中不欲見人詔闔者不令放群臣入噲乃排闥直入見高祖流涕曰陛下與臣等起於豐沛其何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帝乃嘆而起

鼓盆

喪妻謂之鼓盆莊周妻忘惠子往吊莊周不哭乃鼓盆而歌人問其故莊周曰哭且無益自損而已

負荆

人有過將謝罪謂之負荆史記秦昭王與趙王會于滎池秦王謂趙王曰寡人間王善絲桐願聞之趙王乃為鼓琴秦王遂命史官書之趙將藺相如進秦王前曰寡君聞王善擊缶請擊之秦王不允相如按劍於前曰五步之內制在一夫大王豈可恃衆乎抽劍怒目欲刺秦王秦王驚怕乃為擊缶相如亦命史官書之會散各歸本國趙王以相如為將軍廉頗嫉之曰我有攻城戰野之勲相如徒有口舌之勞豈可位

居吾上若逢見必當辱之相如聞之出入道路迴車
之相如下諸吏曰某等各辭親仕而君者慕君之
高也今廉頗與君同列而君畏之如此某等雖不肖
各請歸農相如曰吾尚不怕秦王豈怕廉頗乎秦所
以不敢加兵於趙者難吾二人今若二虎相鬪勢不
俱生吾豈可棄國之急而行私忿乎廉頗聞之乃負
荆詣相如門謝曰頗言寡淺輕侮君子將軍私雅乃
至於斯與相如為刎頸之交

巨卿之信

與人相約應時而至謂之巨卿之信後漢范滂字巨
卿與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暮秋為期元伯至九月
十五日殺鷄炊黍以待之母曰相去千里何以審的
元伯曰巨卿信士必不愆期言訖巨卿果至

鄧艾之疾

口吃謂之鄧艾之疾魏將鄧艾患吃晉文帝戲艾曰
每稱艾艾不知有幾艾艾答曰假如孔子云鳳兮鳳
兮亦只有一鳳耳

文過飾非

有過不改但說詞理謂之文過飾非論語曰小人之
過也必文又魯哀公問孔子曰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恕不貳也即是不過文飾
非也或云顏有過不至兩度然論語內貳字絕少唯
不貳過字別何也貳者副也且周易云顏氏之子其
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大宛

馬謂之大宛漢書李廣為貳師將軍領兵伐大宛國
得汗血馬武帝遂作天馬歌因號馬為大宛也

芻粟

馬料謂之芻粟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躬自斬芻
爛粟以飼馬

釋常談卷之上

釋常談卷之中

彈缺

譏諷主人覓食物謂之彈缺史記馮驩在孟嘗君門
下為客每給蔬飯驩乃倚柱彈缺而歌曰長缺兮歸
去來食無魚孟嘗君知之乃依上客給以魚肉後果
有市義三穴之功以報孟嘗君

傭書

受顧寫文字謂之傭書吳志闞澤字德潤會稽人好
學居貧為人傭書以自給抄寫終畢已誦在口後位

至侍中

蒲鞭之恥

罪重而徵輕者謂之蒲鞭之恥漢書劉寬字文饒為南陽太守吏有過以蒲鞭決責示其恥也

開東閣

接待賓客謂之開東閣漢公孫弘起客舍謂之東閣招迎賢士後為丞相封平津侯

東道

接待賓客謂之東道史記秦欲破鄭鄭國君謂秦王

曰若能捨鄭願為東道之主有賓客往來可以救接其不達者也

楊朱之泣

泣於途謂之楊朱之泣淮南子曰楊朱見岐路而泣之曰何以南何以北高誘曰嗟其別易而會難也

七步之才

文章敏捷謂之七步之才陳思王名子建魏文帝親弟也有大才文帝嫉之令作詩限七步內須成子建詩曰煮豆燃豆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

太急

八斗之才

文章多謂之八斗之才謝靈運嘗曰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膠柱鼓瑟

不見機而守舊規者謂之膠柱鼓瑟史記趙有名將趙奢能用兵奢既死趙王憐之使其子括將兵拒秦藺相如諫曰大王以其父之能而用其子者如膠柱鼓瑟耳括之用兵不及父者遠矣必敗大王之事王

不聽為秦將白起坑趙軍者四十萬

鬱壘

桃符謂之鬱壘于賓續搜神記及應劭風俗通云東海之中度朔山山有盤桃屈曲三千里之枝間東北有二鬼一名鬱壘一名神荼萬鬼皆怕之今歲首立桃符於門畫此之形以辟鬼也

樊帷之歎

馬死謂之樊帷之歎禮記曰樊帷不棄為埋馬也樊蓋不棄為埋狗也

雪東門之恥

堅心報怨謂之雪東門之恥越王勾踐不納范蠡之
諫興兵伐吳果大敗於吳之東門越王以餘兵五千
退保會稽遂苦身勞思置膳於生卧之所出入嘗之
不忘其苦後果獲吳軍以雪東門之恥

折券

毀除文契謂之折券齊相孟常君受封邑於薛薛地
召門客往薛徵租時有下客馮驩請行驢至薛召欠
租者悉至合其券契券也今既同詐稱孟常君令放欠租

盡焚其券既歸孟常君訝其速問其故驢曰為君折
券市義而歸何訝速也後孟常君失意罷歸薛之父
老皆郊迎壺漿塞路乃馮驢之效也

分謗

救人行非事謂之分謗昔韓獻子將欲斬人却獻子
往救之至則已斬訖却獻子徇之曰吾為韓君分謗
也

棄縹之志

人有決意求官者謂之棄縹之志史記終軍字子云

西遊入關關吏曰若還當合符繙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徒還遂棄繙而度關後為謁者持節出關關吏見之曰此前棄繙生也

伐柯

媒人謂之伐柯詩曰析薪如知何匪斧不克妻要如之何何匪媒不得

王濟之癖

諳馬性謂之王濟之癖晉王濟乘馬渡水馬不肯渡濟曰必是惜錦連軋今之紫櫓是也今解去之馬乃

過水杜預謂晉帝曰王濟有馬僻和嶠有錢僻帝問曰卿有何僻臣有傳僻

潤屋

家富謂之潤屋曾子曰德潤於身富潤於屋

修容

重梳裹謂之修容僕馮黎字叔平為人矜嚴好修容儀動作可觀

鬢髮皓齒

女人黑髮齒白謂之鬢髮皓齒漢武帝幸平陽公主

宅相歌者鬢髮皓齒悅而問之曰主姓衛字子夫帝
遂納之即令升車後帝入宮後冊為皇帝

鮮粧怕服

婦人施粉黛花鈿著好衣裳謂之鮮粧怕服李夫人
別傳曰夫人久病武帝親往問之夫人面牆而卧都
不迴顧默然不語帝垂泣而去延年幾下責夫人曰
帝再三顧問合轉向一見帝囑託骨肉何乃畧不既
迴顧夫人曰我以色事帝今且色衰愛移人情自古
如此今卧疾日久形狀枯瘁若將衰貌見之又何益

於骨肉乎我今不迴顧者我若不起此疾帝必追思
我鮮粧怕服之時是深囑託也

么麼

身小謂之么麼春秋後語曰齊相孟常君入秦秦王
留之不放歸本國君乃逃去至函谷關關猶未開秦
法候雞鳴關方開孟嘗君有門客詐作雞鳴關乃開
遂得出關徑往趙趙之人聞孟常君至觀者如堵及
見乃曰向未聞孟常君之名將謂是魁梧之士此乃
么麼丈夫耳聞孟常君聞之大怒手刃三十餘人遂歸本

國史記作眇小丈夫

持兩端

事有未決臨時看勢謂之持兩端史記魏信陵君之
姊嫁趙平原君為夫人秦發兵圍平原君平原君遂
遣使告信陵君令求魏王救之王曰欲救趙又恐秦
國強大不救又與趙有骨肉之情遂遣晉鄙領兵五
千於趙交境屯駐名為救趙實持兩端平原君聞之
大怒遣使責信陵信陵乃用把關之士侯嬴計竊虎
符領屠者朱亥同往晉鄙軍前令朱亥袖三十斤鐵

槌槌殺晉鄙陵君矯詔自領軍救趙遂得解圍

色莊

面嚴毅毅謂之色莊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

屣步

不乘鞍馬謂之屣步屣鞋也蔡邕雅重王紫屣步迎
之

匕筮

匙筮謂之匕筮蜀志先主劉備從曹操歸許昌操因
從容次謂先主曰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本初之

徒不足數也先王食次不覺匕筋墮地蓋怕曹操此語恐相害也

握髮吐餐

不倦賓客謂之握髮吐餐史記周公輔政七年其子伯禽驕慢公戒之曰吾是王文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於天下可謂貴矣猶一沐三握髮一食三吐餐以接賓客恐遭人怨恐遺天下賢士汝慎勿驕慢於四方

桂冠

休官謂之桂冠西漢馮萌字子康見王莽篡逆乃日不去禍將及身遂解冠挂於城東門而去

陶朱公

能持生致富貴者謂之陶朱公昔范蠡為越臣物越王滅吳有功遂拜蠡為上相蠡曰大名之下難於久居乘扁舟乃泛五湖自號鴟夷子耕於海畔父子持生買產千萬齊王聞之乃拜為相蠡歎曰居家即置千金拜官位至卿相此乃布衣之極矣久受尊崇恐後不祥解相印盡散家財與知友懷其寶貨行止于

陶陶即陶縣

以為此地是天之中交易有無之通路於是

自號陶朱公復父子耕蓄候時轉物俱無何有生計
巨萬

商君

為法自死者謂之商君史記秦孝公懸榜通衢招四方
賢士共理秦國有衛人公孫鞅因宦者景監得見
孝公說以伯道孝公大悅遂立嚴條秦國法令大行
人盡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鬪遂封鞅於商洛號於商
君後孝公太子犯法不可施刑遂黥其太子傳公子

虔秦之大臣皆以法令不便盡怨商君數年之後孝
公崩惠王立舉國欲害商君怕乃逃去至函谷關關
吏不知是商君遂止之曰商君之法無符驗者生之
商君乃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

智囊

患癩者謂之智囊史記秦樗里子癩而多智時人號
為智囊又杜預亦有癩也

寘董

下毒藥謂之寘董史記晉獻公後納驪姬為后姬譖

其前太子申生於公曰妾夢申生之母從公求食公遂令申生往其陵祭之祭迴姬潛寘堇於酒食中申生敬上公所祭酒食姬曰妾聞食從外來先須試之公以酒酌地地墳以肉飼犬犬死公怒遂殺申生

膏盲

病重不可醫謂之膏盲晉悼公染疾醫療不損乃遣使入秦召盧醫盧醫未至而悼公夢二童子相謂曰秦醫若至我等必傷也一童子曰我居膏上子居盲上其奈我何及醫至謂公曰此病在膏盲之中藥餌不能到針灸不能及非臣不能醫也悼公曰真良醫果如夢中之言

過惠揚善

四字見周易引論語其甚

掩人之過揚人之善謂之過惠揚善論語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也

孤矢

弓箭謂之孤矢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孤矢之利以威天下

姜維之膽

人膽大謂之姜維之膽蜀志姜維字伯約膽大如斗

強項

不伏跪拜謂之強項後漢書云董宣字少平為洛陽令胡陽公主家僮白日殺人宣領佐吏於洛陽門待之須臾公主出家僮亦侍衛而行宣遂令佐吏擒而殺之公主大怒還宮訴於光武光武欲殺宣宣曰陛下令公主縱怒殺良人何以理國遂以頭觸殿階血流被面帝令小黄門引宣謝公主宣拒之帝令捺其頭低宣竟不伏遂封宣為強侯項

便便之腹

人肚大謂之便便之腹後漢邊韶字孝先肚大以教授為業弟子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但晝眠孝先聞而答之曰邊為姓孝先字復便便五經笥但晝眠思經義夢與周公言論寐與孔子通理弟子嘲師出何典記

手談

著碁謂之手談遇真傳云昔有樵人入終南山採薪忽見一石室中有二老人碁樵人迷路問碁者曰此

是何處基者不應樵者拱立移時候畢局又問之老人曰向未吾方手談不暇對汝乃指樵人出路樵人得出遂告於居人居人驚異乃領樵人入山尋訪攀蘿引蔓無處不到已失其所

步履蹢跚

患脚謂之步履蹢跚春秋時平原君趙勝有愛妾登樓見跛躄者於樓下蹢跚而行妾見之大笑躄者詣其門謂平原曰某不幸有足疾君家美人咲某請君斬其頭平原君許之而終不斬門下諸客聞之稍稍

而去有一客謂君曰君許躄者斬美人而終不斬是君無信也平原君遂斬其妾以謝之諸客至

櫝楚

杖謂之櫝楚記禮曰櫝楚二物殺其威也

塞上翁失馬

禍福相隨謂之塞上翁失馬淮南子云塞上翁有好道者家有走馬入胡地隣人皆歎其失馬翁曰未必為禍居數日其馬引胡虜駿馬同歸鄰人又皆賀之翁曰未必為福既得駿馬翁之子墮馬拚臂隣人又

未借問翁曰未必為禍居一年胡虜大下丁壯者皆
控弦而戰翁之子以膺折得免

釋常談卷之中

